

西方文化中,游都意味着在“游一居”结构之上,对当下生存环境及生存状态的突破与超越,甚至对日常社会结构的反抗^[11]。综上所述,游的原初的、围绕身体实践的内涵有两种:身体的空间位移和“居一游”结构。

伴随氏族迁徙出游的,是先秦文学对迁徙过程中所见所闻的描述。这些文学作品构成了游的另一种含义,即精神随着身体之共游。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诗经》等先秦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对观光游览活动的记载与描述,如《诗经》中有《大雅·卷阿》《卫风·竹竿》《郑风·溱洧》《秦风·终南》等反映古人游乐旅行的诗篇。在这些文学作品中,游进一步发展出精神境界、生命体验的意涵,用于指代精神突破了时空限制的自由,彰显了自然审美意趣、政治品格和道德理想,诞生了“一种中国人对于人生的诗性领悟,一种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生存方式”^{[12]194}。随着游的概念逐步深化、独立,它不再侧重强调身体移动,而以精神境界的文化内涵进入主流社会文化结构之中。游意指精神层面时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:第一,用于表述以一种超然的、出世的态度入世,彰显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品质。成为不择国而仕的“游士”是先秦知识分子阶层坚持和固守自我道德情操的一种选择^{[13]42}。比如,孔子为弘其道曾周游列国,历时数十载。他的弟子们也“散游诸侯,大者为卿相师傅,小者友教士大夫”(《汉书·儒林传》)。而孟子也曾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,以传食于诸侯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。第二,游的状态是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追寻道德理想的路径,游是他们实现道德理想、身体力行的实践。如孔子反对游的反面即安于现状、怀恋故土,提倡君子应当超越对故土的怀恋,“君子怀德,小人怀土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“士而怀居,不足以为士矣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第三,用于表述纯粹的精神世界完善和自我道德追求,意为“心灵的逍遥、精神的容与”^{[14]27},如庄子的“逍遥游”。第四,用于表述艺术创作的“神与物游”方法论,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。无论是道家的“逍遥游”还是儒家的游士,都强调与天地精神、道体德性的联通,是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的旷达,是个体意志与理想存于天地、大道本体层面的天然意识。综上所述,游在精神层面的意蕴极为丰富,既是对自然景观的审美之游,也是为实现其道德理想的身体力行的实践;既是纯粹的精神世界的完善,也是艺术创作实践的方法论。

(二) 游史中的旅游

以游的含义演变史为观照,可以对旅游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意蕴分别做以下理解:

首先,从共时的角度看,旅游共享了游的核心含义,与具有类似结构的词有区别地联系在一起。“旅游”的构词法是用“旅”表达失其本居的状态,“游”虽也有表达身体移动的含义,但侧重强调的应是精神之游,类似的词语包括逍遥游、神与物游、优游、卧游。如此,“旅游”一词的内涵就较以往的内涵扩大了。研究者通常将旅游等同于旅行和游览之意。这一简单的含义拆分、叠加虽然可以解释旅游的部分内涵,在大多数场景下也能够承担研究之需,但它隐去了游的精神追求,把旅游变成游览,简化了“旅游”一词的内涵。须知游览大多是欢愉的,而旅游之游却未必强调欢愉的感受,而是侧重强调精神状态。如《文选》中一些游览类诗歌抒发了诗人欢乐的体验^[15]。如《游东田》:“戚戚苦无惊,携手共行乐。寻云陟累榭,随山望菌阁。远树暖阡阡,生烟纷漠漠。鱼戏新荷动,鸟散余花落。不对芳春酒,还望青山郭。”^{[16]318}而直接使用“旅游”一词的诗歌却是包含了愁苦体验即旅愁的,如最早使用“旅游”一词的南北朝时梁朝沈约的《悲哉行》:“旅游媚年春,年春媚游人。徐光旦垂彩,和露晓凝津。时嚶起稚叶,蕙气动初苹。一朝阻旧国,万里隔良辰。”^{[17]900}又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宿桐庐馆,同崔存度醉后作》一诗:“江海飘飘共旅游,一尊相劝散穷愁。夜深醒后愁还在,雨滴梧桐山馆秋。”

其次,从历时的角度看,不同的前置状语修饰“游”,表述具有差异性的游的对象、方式和状态等等。比如,“逍遥游”的状语“逍遥”,指的是心灵的逍遥,意指个人的精神追求,包括纯粹的精神世界